



附錄卷第三

傳

神宗實錄本傳墨本

歐陽脩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詢之後詢一無此三字四

世孫琮為吉州刺史又八世生萬為吉州安福令其

子孫或居安福或居廬陵萬之八世孫觀脩父也徙

居永豐四字一作自觀父徙居吉水至和中析吉水為永豐今為永豐人脩四歲而

孤母鄭氏有女節以荻畫地教脩書字稍長從鄰里

借書讀或手抄之抄未竟而成誦舉進士有聲補西

京留守推官召試學士院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脩為人質直闕見義敢為機穽在前直行不顧每放逐困蹙輒數年及復振起終不改其操范仲淹貶知饒州論救者衆諫官高若訥獨不言脩以書責若訥言其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三十六字一書責諫官高若訥不論救范仲淹言若訥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以聞謫峽州夷陵令徙光化軍乾德一有令字改武成軍節度判官遷太子中允館閣校勘修崇文總目一有脩字禮書總目成改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數論天下事陝西用師上三策以揣敵情及指陳利害甚衆詔百官上封事

又上疏言三敝五事力陳當時之所宜憂者以貧求補外得通判滑州仁宗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召脩知諫院是時西師久京東西群盜起中外騷然仁宗既進退大臣欲遂改更諸事范仲淹杜衍韓琦富弼皆輔政脩屢請召對咨訪責以所為一有而字仁宗降手詔出六條一有虛心以待四字後遂下詔勸農桑興學校多所更革用脩同修起居注閱月拜右正言知制誥初呂夷簡罷相夏竦為樞密使復奪之代以杜衍同時進用富弼韓琦范仲淹等一無此三字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言退姦不易進賢之難而終篇意在夏竦竦尤不

悅因與其黨造為黨論

二十九字一作詩云云其被指名者皆不悅仲淹衍等柄

用欲盡去之

目仲淹衍及脩一有為黨人脩乃上朋

黨論其大略言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斲相黨引以為朋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踈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君子有一有朋也又上疏言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相繼罷去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

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

良一作其說不遠欲齊

陷良善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專權

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

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

此字無一一求瑕唯是

指以為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

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

必須此語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

敵國之福也

此字無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

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所以為陛下惜之也為黨

論者尤惡脩異已又善言其情狀至使內侍藍元震

上疏言范仲淹歐陽脩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謂之四賢斥去未幾復陞天衢四賢得時遂引蔡襄以為同列下則以國家爵祿為己私惠上則朋黨膠漆皆聚本朝設使逐人私黨不過十數同心醜正已為五六十人相依為重將紊紀綱九重至深萬機至重陛一有二字何由察知聖一有睿終不之信察一作終脩之使河東以陝西用兵久河東芻糧不足言者請廢麟州或請移治合河津或請廢五寨脩為四議以較麟州利害請移兵就食於濱河河一作濱清塞堡緩急不失應援平時可省餽運麟州得不廢又建言忻代岢嵐

火山四郡有禁地棄而不耕民私糴虜中以應軍須今悉耕之歲可得數百萬石以實邊又言河東民故貧軍興以來賦歛尤重行路嗟怨條上可罷者數十事以寬民力脩自河東還會保州兵叛出脩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保州平大將李昭亮私納婦女通判馮博文等竊劾之脩捕博文繫獄昭亮皇恐立出之自保州之變河北兵驕小不可意則思亂人情務在姑息脩乞假將帥權一有事從重以消未萌保塞之脇從者二千餘人分隸河北夏竦為宣撫使以為富道道曰是去禍而遺根也欲以便宜誅

之脩權知成德軍遇之於內黃竦夜半屏人以告脩
脩曰禍莫大於殺降昨保州叛卒朝廷許以不死今
戮之矣此曹本以脇從故得脫奈何一旦殺無辜二
千人既非朝旨諸郡且不肯從緩之則籍籍必生變
是趣之為亂也一有且脩至鎮州遂止河決澶淵陳
執中欲塞商胡決橫隴故道脩言功大必恐一作不可
成徒勞人幾一有未執中罷去一有文彥博復用李仲昌
議欲開六塔河脩言六塔河不能吞伏且復決再爭
之不得既而濱德博數千里皆被水一有害初脩出
河北仁宗面諭曰勿為父居計有事言來脩對曰諫

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仁宗曰有

事但以聞勿以中外為詞為黨論者愈益惡之一有

奇乃以脩妹適張龜正龜正無子而死有龜正一無

前妻之女才四歲無所歸以俱來及笄脩以嫁族兄

之子晟張氏後在晟所與奴姦事此一無下開封府作

獄吏附致其言以三字一作及脩乃以戶部判官

蘇安世內侍王昭明雜治之卒無秋毫乃三字一本

坐用張氏匱中物質田立歐陽氏券左遷知制誥知

滁州一本有用事者猶不快意坐安世昭明以移久

之遷起居舍人知揚州徙潁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知

應天府以母憂去既免喪入見仁宗惻然恠脩髮白
問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命判流內銓小人
恐脩復用偽為脩奏乞澄汰內侍兩省挾威令為姦
利者書騰都下宦者人人切齒楊永德者陰以言中
脩出知同州外議不平論救者衆遂留判修唐書為
翰林學士加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改侍讀學士知
蔡州未行復為翰林學士判太常寺脩在朝以獎進
天下士為已任延譽尉薦極其力而後已於經術治
其大旨不為章句不求異於諸儒景祐中與尹洙皆
為古學也而有詔戒天下學者為文使近古學者盡

為古文而脩之文章遂為天下宗匠蜀人蘇洵嘗論

脩文章詞令雍容似李翱切近適當似陸贄而脩之

才亦似自一作過此二人至脩作唐書志此一無五代史

敘事不媿劉向班固也權知貢舉文士以新奇相尚

文體大壞脩深革其弊前以恠僻在高第者黜之幾

盡務求平淡典要士人初怨怒罵譏中稍信服已而

文格變而復正拜右諫議大夫判尚書禮部又判祕

閣祕書省加兼侍讀辭不受同脩玉牒兼龍圖閣學

士權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一切循理不事風

采或以為言脩曰人材性各有短長實不能舍所長

疆其所短以給事中罷同提舉諸司庫務改群牧使
 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一有遂字為樞密副使與曾公亮同
 力振舉紀綱革去宿弊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幾
 何地里近遠皆為圖籍未幾參知政事預定策立英
 宗為皇子事見韓琦傳十四字一作仁宗失襄豫鄂
 正月疾暴作數十日不能朝中外憂恐久乃康復自
 是言者常以立皇子固天下根本為急包拯范鎮所
 言尤激切其餘不為外人所知者不可勝數富弼韓
 琦亦屢進說脩因水災亦再上疏每輒留中不下如
 此五六年言者亦已稍息嘉祐六年內出諫官司馬
 光知江州呂誨言立皇嗣事脩與韓琦曾公亮奏事
 垂拱殿讀二章畢未及有所啓仁宗遽曰朕意亦決
 矣但未得其人左右顧曰宗室中誰可者琦皇恐對
 曰此事非臣下敢議當已簡在聖心仁宗即道英宗
 藩邸名且曰今三十許歲矣琦等乃議定又奏曰此

事至人陛下今夕更思之明日奏事崇政殿又啓之
 仁宗曰決無疑矣於是琦等言事當有漸乃以英宗
 判宗正寺而英宗猶在濮王喪辭讓再三有旨聽終
 喪七年二月服除英宗稱疾堅卧不起至七月琦議
 曰宗正之命初出則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也不若遂
 正其名使知愈讓而愈進示朝廷有不可回之意公
 亮脩皆以為然琦乃以英宗累表進仁宗問如何琦
 未對脩進曰宗室不領職事忽有此除天下皆知陛
 下將立為皇子也不若遂正其名且判宗正寺諸勅
 付閣門得以不受今立為皇子止用一詔書告天下
 事即定矣仁宗湛思久之顧韓琦曰如此莫亦好不
 琦力贊之仁宗曰如此則明堂前了當遂降詔書而
 中外晏然嘉祐之英宗初年未親政事慈聖光獻太
 后垂簾脩與二三大臣佐佑兩宮鎮撫四海執政聚
 議事有未可脩未嘗不力爭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
 往往面折其短英宗嘗面稱脩曰性直不避衆怨脩

亦嘗稱誦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自
 嘉祐以後朝廷務惜名器而進人之路稍隘脩屢建
 言館閣育材之地人材既難得而又難知則當博采
 而多畜之時冀一得於其間則傑然出為名臣矣餘
 亦不失為佳士也遂詔韓琦曾公亮趙槩及脩各舉
 五人其後中選者多在清近朝廷亦稍收其用矣京
 師百司所行兵民官吏財用皆無總數中書一有行
 移則下有司考會脩因暇日盡以中書所當知者集
 為總目上有所問宰相以總目對脩以奉祠假此一無
 家居上遣內侍就中書閣取而閱之蔣之竒言脩惟

箔事事連其長子婦仰杜門請付有司案治詔詰問
 之竒語所從來之竒言得之彭思永思永言出於風
 聞曖昧無實嘗戒之竒勿言天子為其辭窮降思永
 知黃州之竒監道州酒遣中使手詔慰安脩脩遂稱
 疾了解機務以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年六
 十矣乞致仕者六不從遷兵部尚書知青州除檢校
 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三辭不受徙知蔡州以
 老病乞骸骨章數上乃為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
 仕卒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一有謚文忠三字太常初謚
 曰文四字一作常秩曰脩有定策之功請謚日一字有文

忠乃用之方英宗亮陰而脩以治平元年五月建議
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須大祥後議之作
定二年四月乃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詳議而有司以
為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太國朝
廷以典禮未稱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臺官議奏無
官奏而皇太后手書以議事誥責執政於是手詔罷
議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御史呂誨等彈奏脩首開
邪議琦公亮槩附會不正請如有司所議而脩論本
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進封大國則
又禮無加爵之道已而皇太后出手書濮安懿王及

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

可令皇帝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為皇三夫人三字一作王氏

韓氏並稱后是日手詔欲遵慈訓稱親而不敢當追

崇之典誨及范純仁傳堯俞趙瞻趙鼎論列不已英

宗問執政當如何脩對曰御史以為理難並立臣等

有罪即留御史若以臣等為無罪則取聖旨英宗猶

豫良久乃令出御史而曰不宜責之太重蔣之奇者

私論濮園事與脩合脩薦之時已用王珪等所薦御

史孫昌齡郭源明黃照又特批以之奇為御史論者

以此短脩脩議濮園事雖不叶群議觀脩結髮立朝

讜直不回身任衆怨至於白首而謗訕不已卒以不
汚年六十以臣一有大論政不合固求去位可謂有君
子之勇而言者指脩旣爲執政行私以專寵祿亦過
矣脩博極群書好學不倦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爲二
千卷校正史氏百家譌謬之說爲多所著易童子問
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內外制奏議四
六集又四十餘卷子發奕斐辯

重修實錄本傳

朱本

葉濤

脩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詢之後詢裔孫萬爲吉州
安福令其子孫因家焉至脩父觀始徙居永豐脩四

歲而孤母鄭氏力教以讀書爲文及冠舉進士翕然
有聲補西京留守推官召試學士院遷鎮南軍節度
掌書記館閣校勘時范仲淹以陳時政得失不顧避
忤宰相意貶知饒州論救者甚衆而諫官高若訥獨
含胡不言脩以書質責若訥至以爲不知人間有羞
耻事若訥大憤連其書以聞坐貶峽州夷陵令徙光
化軍乾德令改武成軍節度判官遷太子中允館閣
校勘預修崇文總目書成改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
出通判滑州慶曆初呂夷簡以老病在相位主斷旣
久天下事積成抗弊不思所以振治而最後元昊盜

邊陲右師老兵頓天子憂之未知所出一日夷簡罷相夏竦爲樞密使旣除復罷而更用杜衍又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擢執政收攬一時名士增諫官員而脩首在選中擢太常丞知諫院脩極力左右時事屢請召對執政責以時所可爲於是仁宗開天章閣給二府筆札令具所以施行條上其後下詔勸農桑興學校於僥倖多所裁革脩之發明居多是時執政皆脩素所厚善而脩所言事一意徑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顧避亦卒無懷利附會之實天下之士知其立朝有本末質行正直一有亦字頗推許之於是小人自此側

目而黨人之論作矣初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言進賢退姦之不易其指以羨杜衍等進而竦見黜也竦旣懷不滿因與其黨造爲黨論目仲淹衍及脩爲黨人脩乃上朋黨論其大略言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如書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亾武王之臣三千人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俄擢同修起居注閱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於是爲黨論者惡脩擿語其情狀至使內侍藍元震密上䟽言范仲淹歐陽脩尹洙余靖前日蔡襄

謂之四賢斥去未幾復還京師四賢得時遂引蔡襄以爲同列以國家爵祿爲私惠膠固朋黨苟以報謝當時歌詠之德今一人私黨止作十數合五六人門下黨與已無慮五六十人使此五六十人逆相提絜不過三二年布滿要路則誤朝迷國誰敢有言挾悵報讎何施不可九重至深萬幾至重何由察知然仁宗終不之信也會被旨使河東河東自陝西兵興芻糧又不繼言者屢請廢麟州脩請移兵就食一有濱於字河諸堡使緩急不失應援平時可省餽運一有麟州而字以故不廢又建言忻代州岢嵐火山軍故時並邊皆

民田潘美患虜入寇乃使民內徙空其地號禁地自後虜人歲盜耕不已請益募民賦田入租歲可得穀數百萬斛給邊仍計頃出丁爲兵不者他日盡爲虜所有矣朝廷從之會保州兵叛出脩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仁宗面諭曰勿爲久居計有事第言之脩對以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仁宗曰事苟宜聞豈可以中外爲辭耶聳上䟽言今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相繼罷去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敗事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

必湏誣以專權者蓋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
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以一一求瑕
唯是指以爲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
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
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
國之福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
夷相賀於外此臣所以爲陛下惜之也於是爲黨論
者愈益忌之初脩妹適張龜正龜正卒無子而有女
女實前妻所生甫四歲以無所歸其母攜養於外氏
及笄脩以嫁放兄之子晟會張氏在晟所與奴姦事

下開封獄獄吏因附致其言以及脩詔以戶部判官
蘇安世內侍王昭明雜治之卒無狀乃坐用張氏匭
中物置田立歐陽氏券左遷知制誥知滁州久之遷
起居舍人知揚州徙潁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
府以母憂去旣免喪入見仁宗惻然恠脩髮白問在
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命判部一有吏流內銓小
人恐脩復用乃僞爲脩奏乞汰內侍挾威令爲姦利
者一有於宦者人人忿怨楊永德者陰以言中脩出
知同州外議不平仁宗復悟留升脩唐書爲翰林學
士加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改侍讀學士知蔡州未

行復爲翰林學士判太常寺時文士以磔裂恠僻相尚文體大壞及是脩知貢舉深革其弊前在高第者盡黜之務求平淡典要士人初怨怒罵譏已而文格卒變拜右諫議大夫判尚書禮部又判祕閣祕書省加兼侍讀辭不受同脩玉牒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以給事中罷同提舉諸司庫務改群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爲樞密副使嘗因水災凡再上疏請立皇子言甚激切未幾參知政事與韓琦等協定大議立英宗已而英宗力辭宗正之命脩進曰宗室不領職事今忽有此除天下皆知陛下將以爲嗣也則

不若遂正其名且宗正誥勅付閣門故得不受若立爲皇子則止降一詔書大事定矣不可辭也仁宗以爲然遂下詔及英宗以疾未親政事慈聖光獻太后垂簾脩與二三大臣主國論每簾前奏事或執政聚議事有未可脩未嘗不抗是非力爭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事雖非已出同列未及啓口而脩已直前折其短以至士大夫建明利害及所祈請前此執政多媵阿不明白是非至脩必一二數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誹者益多英宗嘗面稱脩曰性直不避衆怨脩亦嘗稱誦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歸已

怨使誰當及上即位御史蔣之奇言脩帷箔事事連其長子婦吳氏脩杜門請付有司案治先是脩妻之從弟薛宗孺坐舉官被劾內冀會赦免而脩乃言不可以臣故徼幸乞特不原以故宗孺坐免官而怨脩切齒因構爲無根之言苟欲以汗辱脩會劉瑾亦素仇家乃騰其謗以語中丞彭思永思永間以語之奇之奇始以私議濮王事與脩合而脩持薦爲御史時方患衆論指目爲姦邪及得此因亟持以自解於是詔詰語所從來之奇言得之思永思永以與瑾同鄉里且相習熟故力抵以爲風聞天子爲三字一作上以其辭

窮降思永知黃州之奇監道州酒遣中使手詔慰安脩脩遂稱疾力乞解機務以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時脩年六十乃連六表乞致仕不從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以擅止散青苗錢詔特放罪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三辭不受徙知蔡州以老病乞骸骨章數上乃爲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師太常初謚曰文常秩曰脩有定策之功請加以忠乃謚曰文忠初英宗即位按祖宗故事追贈宗室尊屬至濮安懿王中書以本朝未有故事請付有司詳議英宗謙恭重其事詔須大

祥後議之後乃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詳議而有司以
爲王當稱伯改封大國朝廷以典禮未正再下尚書
省集議而一作會皇太后手書以議事詰責執政於是
手詔權罷議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御史呂誨等彈
奏脩首開邪議琦公亮槩附會不正請如有司所議
脩論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
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已而皇太后出手書曰濮
安懿王及譙國大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游
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爲皇三夫
人並稱后是日手詔欲遵太后手書稱親而不敢當

追崇之典誨及范純仁傅堯俞趙瞻趙鼎論列不已
英宗問執政當如何脩對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若
以臣等有罪即留御史若無罪則惟聖旨是聽英宗
猶豫良久乃令出御史其後脩著濮議引喪服記曰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報者齊衰期也謂之降服親
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爾喪服是也其必降者示有
所屈也以其承太宗之重尊祖而爲之屈爾屈於此
以伸於彼也生莫重於父母而爲之屈者以見承太
宗者亦重也此以義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也臨之
以大義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之於一作以至仁則不

可絕其天性絕人道而滅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為也故聖人制服為降三年為期而不沒其又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此以仁存心者也又曰今議者欲以為人後之故使一旦反視父母若未嘗生我者其絕之已甚矣使其真絕之歟是非人情也迫於義而偽絕之歟是仁義者教人為偽者也所議大略如此國朝接唐五代未流文章專以聲病對偶為工剽剝故事雕刻破碎甚者若俳優之辭如楊億劉筠輩其學博矣然其文亦不能自拔於流俗反吹波揚瀾助其氣勢一時慕效謂其文為崑體時韓愈

文人尚未知讀也脩始年十五六於鄰家壁角破籠

中得本學之後獨辛一作能擺棄時俗故步一有與司

馬遷賈誼揚雄劉向班固韓愈柳宗元爭馳逐侵尋

乎其相及矣是時尹洙與脩一無亦皆此字以古文

倡率學者然洙材下人莫之與至脩文一出天下有

之士皆嚮慕為之唯恐不及一時文字大變從古庶

幾乎西漢之盛者由脩發之然至論易則以繫辭非

孔子之言論周禮則疑非周公所作是以君子之愛

其文者猶嘆息於斯焉脩性剛直處善惡黑白分明

於當路有權勢者雖知其設機穽見待必直前觸發

之不顧其放逐流離至數年者屢矣而復振起志氣
故自若也脩雖以文雄一時然無忌前好勝之氣喜
推轂賢士而身下之一時聞人多出其門嘉祐間朝
廷進人之路陋脩建言以館閣多蓄人材後詔韓琦
曾公亮各舉六人歐陽脩趙槩各五人一時得士爲
多脩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爲一千卷頗是正譌謬所
著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內
外制奏議四六集又四十餘卷子發奕棊辯

附錄卷第三

附錄卷第四

傳

神宗舊史本傳

歐陽脩字永叔吉州永豐人四歲孤母鄭教讀書爲
文中進士第補西京留守推官召試學士院遷鎮南
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范仲淹以言事忤宰相
貶知饒州論救者甚衆而諫官高若訥獨不言脩以
書責之以爲不知耻若訥怒連其書以聞坐貶峽州
夷陵令徙光化軍乾德令改武成軍節度判官遷太

子中允館閣校勘預修崇文總目書成改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出通判滑州慶曆初呂夷簡老病在相位天下事積成抗弊元昊盜邊陝右師老兵頓天子憂之一日夷簡罷相夏竦爲樞密使旣除復罷而更用杜衍又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擢執政收攬一時名士增諫官員脩首在選中擢大常丞知諫院脩力言時事屢請責執政以時所可爲者於是仁宗開天章閣給二府筆札令具所以施行條上其後下詔勸農桑興學校抑僥倖脩之發明居多是時執政皆脩素所厚善而脩所言事一意徑行不以形迹嫌疑顧

避天下之士知其立朝有本末質行正直衆頗推許小人自此側目而黨人之論興矣初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言進賢退姦之難其指以美杜衍等進而竦見黜也竦旣懷不滿因與其黨造爲黨論目仲淹衍及脩爲黨人脩乃上朋黨論其大略言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如書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無朋矣而紂因以亾武王之臣三千人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擢同修起居注閱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於是爲黨論者惡修櫛語其情狀使內

侍藍元震密上疏言范仲淹歐陽脩尹洙余靖前日
蔡襄謂之四賢斥去未幾復還四人得志遂引襄爲
同列以爵祿爲私惠膠固朋黨轉相汲引不過三二
年布滿要路則誤朝迷國誰敢有言仁宗不聽會被
旨使河東自陝西兵興芻糧久不繼言者屢請廢麟
州脩請移兵就食於濱河諸堡使緩急不失應援平
時可省餽運麟州以故不廢又建言忻代州岢嵐火
山罕故時並邊皆民田潘美患虜入寇乃使民內徙
空其地自後虜人盜耕不已請益募民賦田入租歲
可得穀數百萬斛給邊仍計頃出丁爲兵不者他日

盡爲虜所有矣從之會保州兵判出脩爲龍圖閣直
學士河北都轉運使仁宗面諭曰勿爲久計有事第
言之脩對以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
罪也仁宗曰事苟宜聞豈可以中外爲辭嘗上疏言
今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相繼罷去天下皆知其有
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敗事其
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誣
以專權蓋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
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一一求瑕唯是指以爲
朋則可盡逐至如自古大臣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

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方可傾之夫正
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今此四人一
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所以
爲陛下惜之也於是爲黨論者愈益忌之初脩妹適
張龜正卒無子而有女女實前妻所生甫四歲以無
所歸其母携養於外氏及笄脩以嫁族兄之子晟會
張氏與奴姦事下開封獄獄吏因附致其言以及脩
詔以戶部判官蘇安世內侍王昭明雜治之卒無狀
乃坐用張氏匱中物買田立歐陽氏券左遷知制誥
知滁州久之遷起居舍人知揚州徙潁州復龍圖閣

直學士知應天府以母憂去旣免喪入見脩老矣髮
白仁宗惻然問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渥命判
流內銓小人恐脩復用乃僞爲脩奏乞汰內侍挾威
令爲姦利者宦者人人忿怨楊永德者陰以言中脩
出知同州仁宗悟留刊修唐書爲翰林學士加史館
脩撰勾當三班院改侍讀學士知蔡州未行復爲翰
林學士判太常寺時文士以磔裂恠僻相尚脩知貢
舉深革其弊前在高第者盡黜之務求平淡典要舉
子皆造言謗之已而文亦卒變拜右諫議大夫判尚
書禮部又判祕閣祕書省加兼侍讀辭不受同修玉

牒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以給事中罷同提舉
諸司庫務改群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爲樞密副
使嘗因水災凡再上疏請立皇子言甚激切未幾參
知政事與韓琦等協定大議立英宗已而英宗力辭
宗正之命脩進曰宗室不領職事今忽有此除天下
皆知陛下將以爲嗣也不若遂正其名且宗正誥勅
付閣門故得不受若立爲皇子則止降一詔書大事
定矣不可辭也仁宗以爲然遂下詔及英宗以疾未
親政事慈聖光獻太后垂簾脩與二三大臣主國論
每簾前奏事或執政聚議有未可脩未嘗不抗是非

力爭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事雖非已出同列未及
啓口而脩已直折其短以至士大夫建明利害及所
祈請前此執政多姸阿不明白是非至脩必一二數
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誹者益多英宗
嘗面稱脩曰性直不避衆怨脩亦嘗稱誦故相王曾
之言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及上即位御史蔣之奇
言脩帷箔事連其長子婦吳氏脩杜門請付有司按
治先是脩妻之從弟薛宗孺坐舉官被劾內冀會赦
免而脩乃言不可以臣故微幸乞特不原以故宗孺
坐免官怨脩因構爲無根之言欲以汗辱之會劉瑾

亦素仇家乃騰其謗以語中丞彭思永思永以語之
竒之竒始以私議濮王事與脩合而脩特薦爲御史
時方患衆論指目爲姦邪及得此因亟持以自解於
是詔詰語所從來之竒言得之思永以與瑾同鄉故
力抵以爲風聞上爲其辭窮降思永知黃州之竒監
道州酒遣中使手詔慰安脩脩遂稱疾力乞解機務
以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時脩年六十乃連
六表乞致仕不從遷兵部尚書知青州脩嘗薦王安
石於朝及安石執政助神宗有爲脩不悅常平法下
乃以擅止散青苗錢詔釋其罪除檢校太保宣徽南

院使判太原府三辭不受徙知蔡州以老病乞骸骨
章數上乃爲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卒年六十
六贈太子太師太常初謚曰文常秩曰脩有定策之
功請加以忠乃謚曰文忠初英宗即位追贈宗室尊
屬至濮安懿王中書以本朝未有故事請付有司詳
議英宗謙恭重其事詔須大祥後議之後乃詔禮官
與待制以上詳議而有司以爲王當稱伯改封大國
朝廷以典禮未正再下尚書省集議而皇太后手書
以議事詰責執政於是手詔權罷議令有司博求典
故以聞御史呂誨等彈奏脩首開邪議琦公亮槩附

會不正請如有司議脩論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
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理已而
皇太后出手書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
國太夫人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仍尊
濮安懿王爲皇三夫人並稱后是日手詔欲遵太后
手書稱親而不敢當追崇之典誨及范純仁傳堯俞
趙瞻趙鼎論列不已英宗問執政當如何脩對曰御
史以爲理難並立若以臣等有罪即留御史若非罪
則惟聖旨是聽英宗乃令出御史其後脩著濮議引
喪服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報者齊衰期也謂

之降服親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爾喪服是也其必
降者示有所屈也以其承大宗之重尊祖而爲之屈
爾屈於此以伸於彼也生莫重於父母而爲之屈者
以見承大宗者亦重此以義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
也臨之以大義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之於至仁則
不可絕其天性絕人道而滅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
爲也故聖人制服爲降三年爲期而不沒其父母之
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此以仁存心者也又
曰今議者欲以爲人後之故使一旦反視父母若未
嘗生我者其絕之已甚矣使其真絕之歟是非人情

也迫於義而僞絕之歟是仁義者教人爲僞也所議
大略如此國朝接唐五代未流文章專以聲病對偶
爲工剝削故事彫刻破碎甚者若俳優之辭如楊億
劉筠輩其學博矣然其文亦不能自拔於流俗反吹
波揚瀾助其氣勢一時慕効謂其文爲崑體時韓
愈文人尚未知讀也脩始年十五六於鄰家壁角破
篋中得本學之後獨能擺弃時俗故步與劉向班固
韓愈柳宗元爭馳遂是時尹洙與脩亦皆以古文倡
率學者然洙材下人莫之與至脩文一出天下士皆
嚮慕爲之唯恐不及一時文章大變庶幾乎西漢之

盛者由脩發之然至論易則以繫辭非孔子之言論
周禮則疑非周公所作是以君子之愛其文者猶嘆
息於斯焉脩性剛直處善惡黑白明遇事直前不避
機穽其放逐流離者屢矣而復振起志氣猶自若也
嘗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爲一千卷頗是正譌謬所著
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內外
制奏議四六集又四十餘卷子發奕斐辯 史臣曰
法言變而有離騷自是而降相望千百年其間雖有
名世者而馬遷韓愈莫能過也宋興承平百年士生
斯時多矣然接五代琬瑑之習風聲氣俗尚在也歐

陽脩奮然躡二子之後無愧焉至其以繫辭爲非孔子所作此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浮華者歟

四朝國史本傳淳熙間進

歐陽脩字永叔吉州永豐人四歲而孤母鄭氏親誨之學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鏤刻駢偶澆恣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脩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韓愈遺藁闕於世學者不復道脩游隨得於廢書篋中讀而心慕焉晝停餐夜忘寐苦志探賸必欲弁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

調西京推官留守錢惟演器其材不撓以吏事脩以故益得盡力於學入朝爲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時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脩詒書責之謂不知世間有羞耻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梢徙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脩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曆三年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脩首在選中每進見勸帝延問執政容所宜行旣多所張施小人翕翕不便脩慮善人必不勝數

爲帝分別言之又上朋黨論其略以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及見利而爭先則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曰君子有朋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亾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脩天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隱人視之如仇而愈奮厲不顧帝獨獎其敢言

面賜玉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後命詔特除之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脩曰麟州天險不可廢廢之則河內郡縣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轉輸於策爲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岢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爲虜有朝廷下其議又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陞辭帝曰勿爲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

也帝曰但言之毋以中外爲間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脩捕博文繫獄昭亮懼立出之其之始亂也招以不死旣而皆殺之脇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弼爲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脩遇於內黃夜半屏人告之故脩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脇從乎旣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爲變不細弼悟而止杜衍等相繼罷去脩上疏曰此四人者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小人欲廣陷良善必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必誣以顛權蓋善人少過唯指以爲黨則可一時盡逐今四人一旦罷

去臣爲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脩因其孤甥張氏獄傳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頴州復學士召判流內銓時在外十一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又有詐爲脩奏乞汰內侍爲姦利者其群皆怨怒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於是富弼韓琦復用慶曆故臣稍集士大夫知天子有致治之意相賀於朝脩乞蔡州去帝復納劉敞趙抃之言而止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燕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爲險恠奇澀之文號太學體脩痛排抑之凡如

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囂薄者伺脩出聚譟於馬首街
邏不能制然塲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
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
師亦治旬月改群牧使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
商胡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橫隴故道回河使東有
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脩以爲河
水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旣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
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
橫隴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
之濱 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隄峻防䟽

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

昌朝文彥博主仲昌竟爲河北患狄青爲樞密使有

威名帝不豫訛言籍籍脩請出之於外以保其終嘉

祐元年水災書嘉祐二年知舉於前而記元年脩上

䟽曰陛下臨御三紀而儲官未建昔漢文帝初卽位

以群臣之言卽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唐明

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杜遂覆

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於此五

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英宗未親政皇太后

御簾大臣奏事間有未可脩必力抗是非臺諫官至

政事堂所論或矯異它執政未及言已面折其短朝
士建白利害及凡所求請必明告之曰某事可行某
事不可行以是怨誑益衆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訂
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脩引喪服記以爲爲人
後者爲其父母報降三年爲期而不沒其父母之名
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
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
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
爲皇三夫人爲后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誨等六人
爭論不已指脩爲主議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脩

意脩薦爲御史衆目爲姦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
解脩婦弟辟宗孺有憾於脩造惟薄不根之謗摧辱
之展轉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
章劾脩神宗初即位欲深譴脩訪於故宮臣孫思恭
思恭爲辨釋脩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
從來辭窮皆坐黜脩亦罷爲觀文殿學士知亳州明
年移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
脩本以風節自持旣數因汙巖纔年六十即連乞謝
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又以擅止散青苗錢爲王
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

五年薨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脩始在除
洲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夫資剛勁見義勇爲雖
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
若不悔也爲文天材自然豐約中度其學推韓愈孟
軻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
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
然獨鶩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如
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爲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
軾轍布衣屏處未爲人知脩即游其聲譽謂必顯於
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耆學

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篇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
同立說於左的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脩唐書
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殆
與史漢相上下蘇軾敘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
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爲名言
中子棐棐字叔弼廣覽彊記能文詞年十三時見脩
著鳴蟬賦侍於側不去脩撫之曰兒異時必能爲此
因書以遺之用蔭爲祕書省正字登進士乙科念父
老不肯仕強之乃調陳州判官終不行脩所爲文湏
人代者多出其手脩薨代草遺表神宗讀而愛之意

脩自作也免喪始爲審官主簿官制局檢詳官太常
博士主客考功員外郎議者患選人員多請令二十
五歲而試於銓又守選三年而後仕進士特奏名者
予之官而不使調選棐曰是非朝廷所以立議本意
也且所爲議冗官者欲利士人耳今加年而使守選
是反害之也所謂特奏名者非它儒人老於場屋者
也閔其無成而老故予之微官使霑祿而後歸今乃
授之虛名是終窮之也遂得不變元祐初以集賢校
理爲著作郎判登聞鼓院復徙職方禮部員外郎知
襄州曾布執政其婦兄魏忝恃聲勢來居襄規占公

私田園強市買與民爭利郡縣莫敢誰何至是指州
門東偏官邸廢址爲天荒而請之吏具成牘至棐曰
孰謂州門之東偏而有天荒乎卻之衆共白曰忝橫
於漢南久今求地而緩與之且不可而又可卻邪棐
竟持不與忝怒譖於布徙之潞州旋又罷去奪校理
元符末還朝歷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祕閣知蔡州
蔡地薄賦重轉運使又爲覆析之令多取於民民不
堪命會有詔禁止而佐吏憚使者不敢以詔旨從事
棐曰州郡之於民詔令苟有未便猶將建請今天子
德意深厚知覆折之病民手詔止之若有憚而不行

何以爲長吏命即日行之未幾坐黨籍廢十餘年
卒年六十七 史臣曰由三代以降薄乎秦漢文章
雖與時盛衰而藹如其言曄如其光皦如其音蓋均
有先王之遺烈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氏乃復起唐
之文涉五季而弊至脩復起闕百川之頽波導之東
注斯文正傳追步前古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
天下法此兩人足以當之愈不極於用脩用矣而不
極其至然國朝文風彬彬至今脩之功學士大夫相
與尸而祝之可也

附錄卷第四

